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WORLD CLASSICS

尤利西斯 (上)

〔英〕乔伊斯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尤利西斯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著
章影光 译

(上)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尤利西斯

[爱尔兰]詹姆斯·乔伊斯 著

章影光 译

(下)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一)
世界文学名著全集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京东印刷厂印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1/32 850×1168毫米 印张:1818.5 字数:40716千字

2001年5月第1版

200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套

ISBN7-5312-1345-1/I·312

定价:9800.00元(全150卷)

(本书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承印厂调换)



前 言

【内容梗概】

1904年6月16日早晨8点钟，爱尔兰首府都柏林。

青年艺术家斯蒂芬正陷于烦恼之中。一年前，母亲病危，他被从巴黎召回。母亲在弥留之际要他跪下为她的灵魂祈祷，他出于对宗教的反叛没有从命。如今母亲去世将近一年了，他悔恨不已，亡母的形象一直梦萦魂绕，折磨着他受伤的心灵。他眺望着大海，渴望获得精神上的安宁和自由。

上午10点钟，斯蒂芬去学校上课。他教的是古代史，内心充满了对现代世界的憎恶。他对学生们说：“历史是一场恶梦，我必须从这场梦里醒来。”课后，校长跟他大谈历史，攻击女人是祸水。从学校出来，斯蒂芬独自一人徘徊在海边，凝神遐想：大自然沧海桑田，变化莫测；人类世世代代，生死繁衍；而艺术又如何才能保持永恒？他苦思冥想，不得其解，而又倍觉伤感。最后他吟诗一首，寄托他深沉的孤独感。

在同一天，犹太广告商布卢姆早上8点便开始了忙碌。他做好早餐送到妻子莫莉床前，并取来了邮件。其中有封莫莉的经理兼情人波伊兰的信，说下午4点将上门来排练歌曲，这引起了布卢姆的猜疑。莫莉是个歌唱演员，与布卢姆结婚已经16年了。11年前他们的孩子夭折后，布卢姆便失去了性功能，



尤利西斯

两人的夫妻关系名存实亡。性欲旺盛的莫莉纵情声色，整日招蜂惹蝶，精力衰竭的布卢姆只能听之任之，以与一个虚拟的女人暗通情书和想入非非来寻求性爱的满足。

上午 11 点，布卢姆去公墓参加朋友的葬礼。同时参加葬礼的都属白领中产阶级，布卢姆作为一个犹太人不由得自惭形秽；当他们暗示波伊兰与莫莉的暧昧关系时，他更是无地自容。他看着牧师在死者遗体上撒圣水，禁不住想，牧师每天都得迎接一批新的尸体，做同样的祷告，撒同样的圣水。他想起了自己那天折了的孩子以及自杀的父亲，一种死亡的恐惧感向他袭来。

中午在报社，布卢姆不断受到同事们的奚落。斯蒂芬来到报社，与布卢姆不期而遇。午饭时饭馆里人们狼吞虎咽，布卢姆只好买面包充饥。他在路上喂食海鸥，搀扶盲人过马路，还帮助了两个有困难的女人。

下午 2 点钟，斯蒂芬在图书馆与人讨论莎士比亚戏剧，他认为文学作品都带有很多的自传成份，父与子的关系在《哈姆雷特》、《圣经》及荷马史诗中都是十分重要的。其实这正是他自己生活的写照，因为他对父亲的酗酒堕落一直耿耿于怀。

下午 3 点钟，都柏林街头，波伊兰买了一束花去与莫莉幽会；布卢姆给莫莉买了一本廉价的色情小说后去酒店闲坐，并给想象中的情人回了一封信；斯蒂芬在书摊旁与妹妹交谈，他的父亲正与人在酒店弹琴唱歌。

布卢姆在酒店里捍卫自己的民族和宗教，差点遭到反犹太民的袭击；他来到海边，一群女孩在游戏，他在一旁偷看一个姑娘的内衣，想入非非。

晚上 10 点钟，布卢姆到产科医院看望一个病人，见到斯



蒂芬正与医学院的学生们在讨论生育、绝育和节育问题。斯蒂芬喝得醉醺醺地去逛妓院，布卢姆放心不下尾随而去。醉意朦胧中，斯蒂芬似乎看见母亲从坟墓中出来，再次恳求他为她的灵魂做祷告，但他还是不肯从命。他在痛苦中举起手杖打破了吊灯，向街头奔去，却被两个英国士兵击倒在地。布卢姆奔上前去救援。他俯下身去，恍惚之中，看到的仿佛不是斯蒂芬，而是他那天折的儿子，博学多才，温文尔雅，就像斯蒂芬一样。布卢姆的父爱找到了倾注的对象，斯蒂芬也终于摆脱了纠缠不休的负疚感。

凌晨1点钟，精疲力竭的布卢姆扶着斯蒂芬来到一家小吃店，布卢姆对斯蒂芬悉心照料，倾注他的爱怜之情；随后又把他带到自己家，两人在客厅里促膝交谈。布卢姆留斯蒂芬在家过夜，斯蒂芬谢绝后便告辞而去。布卢姆上床后倒头便睡，莫莉则在床上迷迷糊糊，半睡半醒。她回忆着自己的一生，想起了许多往昔的情人和种种艳遇，最后回忆起了与布卢姆从结识到热恋的情景。

【作者介绍】

詹姆斯·乔伊斯 (James Joyce, 1882 - 1941)，爱尔兰小说家、诗人，1882年2月2日生于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一个穷公务员的家庭。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童年的乔伊斯在母亲的影响下一度想当神父。中学时因受当时欧洲文学中自由思想的影响，对宗教信仰产生了怀疑。乔伊斯16岁那年进入皇家大学都柏林学院攻读哲学和现代语言。在此期间，他的人生观发生了剧变，同原有的宗教信仰决裂。大学毕业后不久，他便



尤利西斯

前往欧洲大陆，从此开始了长期侨居国外的生活，主要居留法国巴黎、意大利港口城市的里雅斯特和罗马、瑞士苏黎世。1903年因母亲病危从巴黎返回故里。在都柏林的一年间，他完成了早期的也是唯一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这是一组刻意描绘这座城市的生活画面与风土人情的短篇小说。1904年6月16日，他与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村姑娘诺拉·巴那克尔第一次约会并定情，后来他在其代表作《尤利西斯》中，正是详细描写了犹太商人布卢姆1904年6月16日在都柏林踟躅一天的经历，这一天也因此成为西方文学界中著名的“布卢姆日”。由于遭到父亲的反对，两人便私奔去了欧洲大陆。他们找不到可靠职业，生活十分动荡艰难。乔伊斯经常醉饮，还常为眼疾所苦，但仍坚持写作不辍。

1906年起，乔伊斯开始构思长篇小说《尤利西斯》，并经流亡巴黎的美国诗人庞德介绍，1918年在美国杂志《小评论》上从3月号起开始连载。1921年，乔伊斯在眼疾日益恶化，经济依然拮据的境况中完成了《尤利西斯》的写作，并于1922年40岁生日那天收到了该书的样本。

晚年的乔伊斯饱受眼疾之苦，又深为女儿的精神失常所困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法国沦陷，乔伊斯迁居苏黎士，终因忧思过度，心力交瘁而于1941年1月13日凌晨去世。当他逝世时，欧美文学评论几乎无不承认他是当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对20世纪20年代后整个一代西方小说家都有深远的影响，被称之为“作家们的作家”。

1922年，詹姆斯·乔伊斯向世界贡献了他的划时代的叙事小说《尤利西斯》。他的目的是创作一部《奥德修纪》的现代版本。全书叙述了一个犹太商人布卢姆在都柏林踟躅一天的经



历，描绘了现代爱尔兰社会的一幅风俗画。布卢姆是个卑琐丑陋的小人物，无论在家庭里还是在社会上都不受尊重，但他的同情心并没有被泯灭，在别人遭难的时候忘我地照顾别人，这正是乔伊斯所要赞美的普通人的无私的爱，亦即真正的人的精神。布卢姆活动的环境——都柏林拥挤的街道——是乔伊斯怀着爱恨交织的回忆逼真地写成的。这部小说没有一以贯之的故事情节，只有纷纭杂沓的片断和意识流。乔伊斯运用“内心独白”的技巧来记录布卢姆回想过去、憧憬未来幸福的朦胧的意识流，每一章都采取不同的风格，用教员、律师、军人、女帽商、屠夫和鸨母的行话来刻画人物。他在语言的运用上堪称大师，不妨说他发明了一种新的文学语言。但他的语言实验过于大胆，使读者如堕云里雾中。乔伊斯的爱尔兰老乡、英国 20 世纪最伟大的戏剧家萧伯纳非常赞赏乔伊斯作品中所表现出的高度真实性，曾以他特有的机智评论道：“乔伊斯在《尤利西斯》里，以毫不留情的真实感描绘了都柏林生活，几乎使人受不了。”

《尤利西斯》是现代派小说的实验之作，半个多世纪以来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读者，被公认为“20 世纪最伟大的英语文学作品”、现代小说的经典。

【遭禁经过】

1922 年 2 月 2 日，乔伊斯 40 岁生日那天，法国巴黎出版了当时在英国、美国和爱尔兰都无法出版的《尤利西斯》。这部厚达 700 多页的巨著一出版，立即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尤利西斯

乔伊斯早在 1906 年就开始酝酿《尤利西斯》的写作。1918 年，经美国诗人庞德介绍，美国杂志《小评论》从 3 月号起开始连载《尤利西斯》。但好景不长，1920 年，美国法庭以“有伤风化”罪判决当时正刊登第 4 章的《小评论》停止发行，并罚款 50 美元。与此同时，伦敦的检察官也对《唯我主义者》上将要连载的第 5、第 6 及第 10 章大加删砍，使之面目全非。当时乔伊斯正在写第 14 章。评论界为此哗然，《尤利西斯》也因此声名大噪。但该书出单行本的希望也变得渺茫了，出版社只肯在部分删节的条件下印行该书。在巴黎开设“莎士比亚公司”的美国人西尔薇亚·比奇深信这是一部天才作品，便毅然承担了该书的出版任务。1922 年 2 月，该公司终于全文出版了《尤利西斯》，初版本只印了 1000 本，都编了号，头 100 本（豪华版）有作者的亲笔签名。由于排版印刷的是不懂英语的法国工人，这就给这部文字本来就晦涩难懂的小说，凭空又增添了许多节外生枝的问题。

英、美两国将《尤利西斯》视为淫秽作品，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内，大西洋两岸的海关和邮局如临大敌，把《尤利西斯》当作重点搜查的对象，但该书还是很快在大西洋两岸流传开来，德、法、日译本也相继出版，各地还出现了许多盗印本。1933 年，《尤利西斯》再度进入美国法庭。数百位美国、英国、爱尔兰作家仗义直言，许多著名诗人、作家也公开发表意见，支持《尤利西斯》。1933 年 12 月 6 日，法官沃尔西在法庭上宣布了解除禁令的决定。自此，这部惊世骇俗的小说被公认为现代英语文学中的经典作品，成为读书界一本经久不衰的畅销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并被改编为电影剧本和录音唱片。



第一部

第一章

马利根从楼梯口缓步走上来，他仪表堂堂一副结实富态容光焕发的模样，端着一碗肥皂水，那碗上还呈十字架着面镜子以及一把剃刀。他把碗捧得高高的，嘴里念叨着“我登上天主的圣坨——”披件黄色梳妆袍，因为没系腰带，袍子的后摆被清晨阵阵微风轻轻拂起。

上到楼口他伫立了一会，并低头望着幽暗的盘旋式楼梯，粗鲁地喊起来：

——上来，肯奇！上来吧，你这个怕人的耶稣会修士！

说着，他跨步向前，登上那个圆形的炮座显出一副庄严的神色，环顾四周，那凝重的塔楼广阔的田野和正在苏醒过来的群山，作了三次祝福。这时他看见了斯蒂汾·代达勒斯，便朝他弯下身去，迅速地在空中画了几个十字，同时一面摇着脑袋，一面在喉咙里发出嘟嘟啾啾的声音。斯蒂汾因为瞌睡未醒显然心情不畅快，扶着栏杆，冷漠地望着他那张摇头晃脑嘟嘟啾啾着祝福他的马脸，那一头剃不干净的淡黄头发，那头发纹路颜色跟浅色的橡木似的。



尤利西斯

这时壮鹿马利根掀起镜子，往碗里窥了一眼，然后又麻利地盖好。

——回营！他厉声喝道。

然后又用布道者所惯常的腔调接着说道：

——啊，亲爱的人们，这是地道的基督女：肉体与灵魂，血液与创伤。请奏缓乐。稍候。请闭上眼睛，先生们。白血球有些问题。嘿，全体肃静！

他一边侧脸去瞅天空，一边吹了声缓慢悠长的口哨打招呼，继而凝神听着回音，露出一口凿着金点雪白整齐的牙齿，闪闪发光。那宁静的晨空中，也传来两声尖锐有力的口哨回答他。

——谢谢，老伙计，他兴致勃勃地说。很不赖。劳驾，关上电门吧！

他跳下炮座，一面将梳妆袍的下摆收拢来裹住双腿，一面向观看他的人投去严肃的眼光。在阴影中，他有一张丰腴的面膛，还有阴沉鸭蛋形的下颚，叫人想起一位中古时期专门庇护艺术的高级教士。这教士嘴角总会浮起一片和蔼可亲的笑容。

——绝大的讽刺！你的姓名荒谬得很，古希腊人！他欢快地说。

他友好的开着玩笑，哈哈笑着转身走向护墙，指了指斯蒂芬·代达勒斯。他正跨上楼顶，睡眼朦胧地跟着走了几步，在炮座的边沿上坐下来，呆望着他。他把镜子支在护墙沿上，把刷子伸进碗里蘸一下，然后把脸颊和脖子都涂上皂沫。

随后，房间再次响起马利根欢快的声音。

——我有个荒诞的姓氏。两个扬抑抑格的音步。玛拉基·马利根，是不是有那么点希腊味儿？跳跳蹦蹦，高高兴兴，这



正是壮鹿的意思。要是能从我姑妈那里挤出个二十镑来，咱俩去雅典怎么样？

——去不去呀？你这个半生不熟的耶稣会修士！他说着放下刷子。仔细地刮起脸来。

——你告诉我，马利根，斯蒂汾安静地说。

——什么，宝贝儿？

——海因斯还要在这个碉楼里住多久？

壮鹿马利根从右肩上露出已经刮干净的那一边脸颊。

——天主呵，他实在讨厌，是吧？他坦率地说。这个笨重的英国佬还认为你不是个绅士。我的天主呵，这些该死的英国人，钱多得撑破口袋，吃的撑破肚皮。就因为他是牛津出身。你知道，代达勒斯，就因为他是牛津出身啊，他不明白你是怎么回事，其实，你才是真正的牛津风度呢，嘿，我给你取得名字怎么样，肯奇，像刀刃，棒吧。

他一边唠叨没完一边小心翼翼地刮着下巴。

——他整夜说胡话，闹一只什么黑豹，斯蒂汾说。他的枪套在哪儿？

——可悲的疯子！你吓坏了吧？马利根说。

——我是吓坏了，斯蒂汾加重语气，他的恐惧情绪又来了。大黑天跟个老说胡话，哼唧着闹着打黑豹的家伙在一块，你是个跳水救人命的好汉，我可不是，要是他还住着，就我走。

壮鹿马利根瞧着剃刀上的肥皂沫皱了皱眉头，跳将下来，并急急忙忙地在裤子口袋里掏什么东西。

——讨厌！他粗声粗气地喊着。

走到炮座旁边，然后将手伸进斯蒂汾的上衣口袋里说道：



——把你的鼻涕布借咱使使，擦剃刀。

壮鹿马利根从听之任之的斯蒂汾那掏出一块又脏又皱的手帕，提起一角抖弄了一会儿，接着干净利落地擦好剃刀，又端详着手帕说：“诗人的鼻涕布！咱们的爱尔兰诗歌有了一种新的艺术色彩：鼻涕青。几乎可以尝到它的味儿了，是吧？”

他登上护墙去眺望都柏林神秘的海湾，那淡淡的橡木色头发也在轻轻飘动。

——天主呵！阿尔杰把海洋叫作伟大而又温柔的母亲，可不真是！他安静地说。鼻涕青的大海使人阴囊紧缩。在葡萄酒般幽暗的海面上，啊，代达勒斯，那些希腊人呀！我得教教你。他们的作品得读原文才行。海！海！过来看。海确是我们的伟大而又温柔的母亲。

斯蒂汾站起身走到护墙边。他倚着墙俯望到，一艘邮船正驶出国王镇港口。

——咱们的强大的母亲！壮鹿马利根说。

他把那双有所探索的灰色眼睛，突然从海面上移向了斯蒂汾的脸上。

——姑妈不许我和你来往，因为她认为你母亲是你害死的，他说。

——她是别人害死的，斯蒂汾阴郁地说道。

——见鬼，肯奇，壮鹿马利根说。你母亲临终的时候，你跪下不就得了？你想想，她用她的最后一口气求你为她祈祷，居然被你拒绝了，我和你一样超脱可你这个人真有点儿邪……

他在一边的脸颊上又薄薄地涂上一层皂沫。嘴唇微微卷曲，收住话头，露出宽大为怀的笑容。

——扮相多妙啊！肯奇，扮相最妙的假面哑剧演员！他喃



喃喃语似的说。

他开始专心一意地刮脸，匀称地移动起剃刀一声不吭了。

斯蒂汾用弯在花岗石上的那支手托着前额，目光滞留在黑上衣袖子那已磨破的袖口上。一种还不是爱情的痛苦，在折磨着他的心。是她，死后曾在他的梦中出现，默然无声地，还有那消瘦的套着宽大褐色寿衣的躯体，散发出一种混和着蜡和檀木的气息；她呼吸中隐隐地带来一股沾湿的灰烬气味，一言不发地俯身谴责他。而他目光越过自己的褴褛衣袖望着海，那个刚才被旁边那个营养充足的嗓音赞为伟大而温柔的母亲的大海。海湾的环内装着一大盆暗绿色的液体，边缘和海平线相接而形成一个大圆环。她死前大声哼着呕吐，把那撕裂了腐烂的肝脏呕出浓浓的绿色胆汁都吐在床边那只白磁小盆里。

壮鹿马利根又在擦剃刀。

——呵，可怜的小狗子！我得给你一件衬衫，几条鼻涕布。那条二手货裤子怎么样？他口气和善地说。

——挺合身的，斯蒂汾答道。

壮鹿马利根细心地把嘴唇底下的凹处刮干净。

——绝大的讽刺呀，他满意地说。应当说是二手货。天主知道原来被什么生梅毒的色鬼穿过的。我有一条儿灰色的挺漂亮的裤子，你穿上准帅。肯奇，我不是开玩笑。你要是穿整齐了可真他妈的够好看的。

——谢谢，灰的我不能穿。斯蒂汾说。

——他不能穿，壮鹿马利根对着镜子里自己的脸说。规矩终归是规矩。他自己害死了母亲，可是灰色的裤子却不能穿。

他用手指上的触须轻轻地抚摸着光滑的皮肤，利索地关上剃刀。



斯蒂芬移动着耐人寻味的目光，从海面到那张丰腴而有一双灵活烟青色的眼睛的脸膛。

——昨天晚上和我一起坐在船舰酒店的那位老兄，说你有神经麻症，壮鹿马利根说。神经失常麻痹症！他在颠狂园，和康诺利·诺曼在一起。

他拿着镜子对那现已光芒四射普照海面的太阳挥舞着半圆，发布这条闪闪发光的新闻。然后卷起刮得干干净净的两片嘴唇，露出两排亮晶晶的白牙齿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整个健壮结实的躯体都随之震动了。

——看看自己的尊容吧，这个吓死人的诗人，他说！

斯蒂芬伸头看了看那面已残破的镜子，它正在面前，歪歪斜斜有道裂纹。头发都乍着，排除虫子的小狗子。这就是他和别人眼中的我。是谁为我选的这张脸？它也在问我。

——我从女佣人房里偷来的，壮鹿马利根说。她活该。为免生诱惑。姑妈总是给玛拉基找相貌平常的佣人。而且她的名字叫做乌尔苏拉，是个圣女，啊哈。

他说着又笑起来，同时抽走了镜子，而斯蒂芬还在自我审视呢。

——要是王尔德还活着，瞅到你这副尊容，那才有意思呢！凯列班在镜中找不到自己面容时的狂怒，他说。

斯蒂芬伸直身子，指着镜子辛酸地说：“一面仆人用的破镜子。这就是爱尔兰艺术的象征。”

壮鹿马利根突然伸出胳膊，挽住了斯蒂芬的胳膊绕着碉堡的楼顶走起来，而他塞在口袋里的剃刀和镜子因为走得太急发出互相磕碰的声音。

——肯奇，这么逗你是不是很不公平的？他和善地说。天



知道，你的意志比谁的都强。

又是一挡。他怕我的艺术的锋刃，正如我怕他的。笔，阴森森的钢。

——仆人用的破镜子！用这话敲那牛气冲天的家伙一个畿尼，谁叫他钱多得发臭，又不把你当绅士的？谁让他老头子是靠卖贾拉普泻药给祖鲁人发了财，谁叫他们靠他妈什么乱七八糟的骗局发了财。天哪，肯奇，咱们没准儿还能把这个岛国治一治。把它来一个希腊化，只要你和我联合起来。

他的胳膊。克兰利的胳膊。

——想想吧，你居然不能不向这些猪猡们要施舍！吹我才是惟一知道你的价值的人。我有什么叫你不顺心的地方呢？你为什么不能更信任我一些呢？我知道一定是海因斯吧，叫我把西摩找来，比捉弄克莱夫·肯索普还厉害的摆弄他一顿，要他再来吵咱们，哼！

在克莱夫·肯索普的房间里，白脸儿阔少们的喊叫声闹成一团。他们个个笑得捂肚子，互相搂着抱着。啊唷，我可受不了啦！奥布里，你得婉转地说这消息！我要死了！他的衬衫都被撕成条条了，还跌跌撞撞地绕着桌子又蹦又跳，毛德琳学院那个埃兹手里拿个裁缝的大剪子在他屁股后面追，他的裤子都脱在脚上了。他脸上满是桔子酱，像涂了金，神色更是像受了惊的牛犊。别对我耍牛犊！我不要脱裤子！他边跑还边喊呢。

喊叫声从敞着的窗口扬出去，惊动着庭院里的夜空。一个耳聋的园丁，身上围着围裙，脸上带着马修·阿诺德的面具，在阴暗的草地上推他的修草机，仔细地注视着乱飞的草茎。

我们自己……新的异教文化……昂发楼斯。

——让他住着吧，斯蒂芬说。除了晚间以外，他也没有什